

废名 著

论新诗及其他



辽宁教育出版社

论新诗及其他

废名著 陈子善编订

新世纪万有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新诗及其他/废名著;陈子善编订—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3

(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5056-5

I. 论… II. ①废… ②陈… III. 新诗-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2750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王越男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

总 发 行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 辑 俞晓群

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

封 面 设 计 陶雪华

责 任 校 对 马 慧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 数 174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9.3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弁言

《新世纪万有文库》生也逢辰，问世之时，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大步，书业也连带繁荣兴盛，因此初印销数不俗，令人高兴。但也可说生不逢辰：因为某些媚俗的销售方式时下日益成为出版行业的时髦操作手段，走进书市，“爆”、“炒”之声不停，大违筹议这一《文库》时的行销氛围。在这情况下，像《新世纪万有文库》这类图书，究竟应该如何进入市场，迎迓读者，颇劳心神。在这时刻，有明眼人忽然援引马克思名言：“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而将永远存在……”，以为书业箴诫。我们读之大喜，铭诵再三，并据以拈出十二大字：“不求显赫一时，但愿传诸久远”，成为我们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也因此使我们坚定信心，决心朝这方向不断前进——即使可能出现某种挫折。

既然“传诸久远”成为我们的基本方针，自然需要我们在选题、编纂、排校等等运作上更费心力。第一辑出书后，反应大抵可以，但是批评意见仍然不少。当年《万有文库》定价低廉，我们可说是大体继承下来了；据说当时的某些图书校雠未精，为时人诟病，我们力求避免，但是错谬之处还是可能出现；至于选题，入选之书虽然大多系经名家指点、高手操作，但就总体看，有些不免失诸凌乱（尤以外国文化书系为甚）。凡此种种，我们都认真听取批评，并在调整、改进之中。选题体系严饬，是我们追求的高目标，但就译作而言，因为版权关系，不免为难。就第二辑看，此病仍难消除。不过，当今的丛书，似乎追求系统、完整过多，有时不免因此影响质量。我们想学习巴老等前辈当年创办

《文化生活译丛》的办法，以质为尚，体例为次。自然不可“拉在篮里就是菜”，但是凡是可食的优质营养品，略加搭配，不论次第，纳入“篮”中，而不计较是否可以由此烧出一台完整的“满汉全席”。此种意义上的“菜篮子工程”，读者其许我乎？！

《新世纪万有文库》之能问世，得力于各位前辈学人、专家学者的指点。我们曾将有关各位大名，并诸每册卷首，作为永久纪念。本辑开始，不再印出各位大名，而只是藏诸内心。把书编好、出好，为读者服务得更好，即是我们对各位贤硕的最好纪念和感谢！

一九九八年二月

本书说明

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字蕴仲,湖北黄梅人。早年就读于湖北第一师范学校,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开始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发表作品。1925年加盟“语丝派”。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经周作人推荐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师。次年创办《骆驼草》周刊。此后作品散见于《新月》、《世界日报·明珠》等京沪刊物。“七七”事变后回故乡蛰居,曾任小学国文教师和中学英文教师。1946年回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副教授、教授,并为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主要撰稿人。1952年志愿到长春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56年起兼任中文系主任,1963年当选为吉林省人民代表和吉林省文联主席。“文革”期间受迫害,患癌症而去世。

废名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中独树一帜,所著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桃园》和《枣》,长篇小说《桥》、《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未完)等,均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废名是公认的文体家。早期像唐人写绝句那样写小说,致力于描写乡村淳美的风土人情,简洁紧俏,富于诗意。中后期的自传体小说记录作者的人生和思想轨迹,奇崛生辣,文气恣肆,玄思色彩浓厚。近年来,废名作品的独特艺术价值越来越受到海内外的重视,已有《冯文炳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和《纺纸记》(小说选,珠海出版社出版)行世,作品全集也正在编纂之中。

《谈新诗》是废名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现代文艺课时的讲义,共十二章。四十年代由黄雨编定,并由周作人作序,于1944年11月列为“艺文社艺文丛书”之五,由北平新民印书馆出版。1946

年返回北大之后，作者又续写四章，但生前未公开发表。1984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前后两部分合并，删去初版本的序跋和附录，增加作者1934年写的《新诗问答》一文，出版了《谈新诗》增删本。

作为现代作家讨论新诗的唯一专著，《谈新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废名在书中纵论古今，将新诗从内容到形式与旧体诗进行比较，并结合自己的写诗体会，对“五四”至三十年代代表性新诗人胡适、沈尹默、刘半农、鲁迅、周作人、康白情、“湖畔”四诗人、冰心、郭沫若、卞之琳、林庚、冯至等创作的成败得失作了细致的剖析，还发掘了鲜为人知的诗人朱英诞，进而对新诗的发展前景提出己见。全书解读独具只眼，行文冲淡悠远，发人所未言。

本新编本以北平新民印书馆初版本为底本，参校人民文学出版社增删本，恢复序跋和附录，初版本未刊之末四章则移入“集外”部分。“集外”部分又收入《新诗问答》及作者三十年代关于新旧诗的序跋、通信和随笔共九篇，以更完整的体现作者的诗论观点。

陈子善

1997年7月15日

序

这一册《谈新诗》是废名以前在北京大学讲过的讲义，黄雨君保存着一份底稿，这回想把他公刊，叫我写篇小序，这在我是愿意也是应当的。为什么呢？难道我们真是要想专卖废名么，那未必然。这也只因为我对于这件事多少更知道一点罢了。废名在北京大学当讲师，是胡适之兼任国文学系主任的时候，大概是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最初他担任散文习作，后来添了一门现代文艺，所讲的是新诗，到第三年预备讲到散文部分，卢沟桥的事件发生，就此中止，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新诗的讲义每章由北大出版组印出之先，我都见过，因为废名每写好了一章，便将原稿拿来给我看，加上些意见与说明。我因为自己知道是不懂诗的，别无什么可否，但是听废名自讲或者就是只看所写的话，觉得很有意思。因为里面也总有他特别的东西，他的思索与观察。废名的诗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人家把他出版，这册谈新诗的讲义本来是公开的，现今重刊一回，对于读者有不少益处，废名当然不会有什么异议。废名这两年没有信来，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家里，五月里试寄一张明信片去，附注一笔请他告知近况。前几天居然得到回信，在路上走了不到二十天，这实在是很难得的。既然知道了他的行踪，也就可以再寄信去，传达黄雨君的意思。不过回答到来恐怕要在《谈新诗》的出版以后了吧，来信里有一部分关于他自己的生活的，说的很有意思：“此学校是初级中学，因为学生都是本乡人，虽是新制，稍具古风，对于先生能奉薪米，故生活能以维持也。小家庭在离城十五里之祠堂，距学校有五十里，且须爬山，爬虽不过五里，五十里路惟以此五里为畏途耳。”后面又说到学问，对于其同乡之熊翁仍然不敬，谓其《新唯

识论》一书站脚不住矣，读了觉得很有趣。末了说于春日动手著一部论，“已成四章，旋因教课少暇，未能继续，全书大约有二十章或多，如能于知堂翁再见时交此一份卷，斯为大幸。”废名的厚意很可感，只是《肇论》一流的书我生怕看不大懂，正如对于从前信中谈道的话未能应对一样，未免将使废名感觉寂寞，深以为歉耳。

民国甲申七月二十日

知堂记于北京

谈 新 诗

【目录】

本书说明

序(知堂)

谈 新 诗

一、《尝试集》/ 1

二、《一颗星儿》/ 8

三、新诗应该是自由诗 / 16

四、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 / 24

五、沈尹默的新诗 / 35

六、《扬鞭集》/ 41

七、鲁迅的新诗 / 67

八、《小河》及其他 / 70

九、《草儿》/ 80

十、《湖畔》/ 96

十一、《冰心诗集》/ 113

十二、《沫若诗集》/ 128

附录：怀废名(药堂)/ 144

跋(黄雨)/ 149

集 外

- 《十年诗草》/ 153
林庚同朱英诞的新诗 / 170
《十四行集》/ 184
《妆台》及其他 / 199
新诗问答 / 207
《小园集》序 / 213
诗及信 / 215
《天马诗集》/ 217
蝇 / 218
陶渊明爱树 / 220
中国文章 / 222
女子故事 / 224
神仙故事 / 226
赋得鸡 / 229
诗与词 / 231
罗袜生尘 / 233
随笔 / 235

一 《尝试集》

要讲现代文艺，应该先讲新诗。要讲新诗，自然要从光荣的《尝试集》讲起。

我们的目的在乎“文艺”，即是说从新文艺创作本身上考察，不是注重新文学运动怎么起来的。我们现在谈《尝试集》，也是谈《尝试集》里面的新诗。大家知道，胡适的《尝试集》，不但是我们的新诗的第一部诗集，也是研究我们的新文学运动首先要翻开的一册书。然而对于《尝试集》最感得趣味的，恐怕还是当时紧跟着新文学运动而起的一些文学青年，像编者个人就是，《尝试集》初版里的诗，当时几乎没有一首我背不出来的，此刻我再来打开《尝试集》，其满怀的情意，恐怕不能讲给诸位听的了。别的什么倒都可以讲。我就本着我今日的标准从《尝试集》里选出新诗来讲罢。我今日来讲新诗，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在这个好题目之下，从头来讲《尝试集》，我自己又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且请大家让我慢慢的讲。

看我上面的话，好像我很有把握似的，然而等我真个下手要从《尝试集》里选出几首新诗来，不是普通的选择，选出来要合乎我所假定的新诗的标准，这一来我又很没有把握。怎么样才算是新诗？这个标准在我的心里依然是假定着。《尝试集》里有几首诗，在我的心算里本来也早已选好了，并不待今天再来翻开《尝试集》看。但是，等到今天我把《尝试集》初版同四版都看了一遍，并且看了一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里

胡适之先生自己论诗的文章，我乃自己觉得自己很可笑，我所干的大约真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不敢说是有了把握了。因为是我尊重“戏台里喝采”的，作者自己的话总比旁人靠得住些。我再一想，我的意见实在并不是同作者相反的，胡适之先生在论诗的文章里所谈的是做诗的技巧，我所注意的乃是中国自有新诗以来十几年内新诗坛上有了许许多多的诗，因而引起了我的一种观察，什么样才是新诗。本着这个观点我来选《尝试集》里的诗，到底我还是觉得有趣的。至于我这个观点靠不靠得住，也无妨就算我这一番工作是“灵魂的冒险”，等我把“新诗”这个总题目讲完了，然后是非付之公论。《尝试集》里我所选的第一首诗，就是《尝试集》增订四版第一首

蝴 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 （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提到这一首《蝴蝶》，我不由得记起一件事情，大约是民国六七年的时候，我在武昌第一师范学校里念书，有一天我们新来了一位国文教师，我们只知道他是从北京大学毕业回来的，又知道他是黄季刚的弟子，别的什么都不知道，至于什么叫做新文学什么叫做旧文学，那时北京大学已经有了新文学这么一回事，更是知道了，这位新来的教师第一次上课堂，我们眼巴巴的望着他，他却以一个咄咄怪事的神气，拿了粉笔首先向黑板上写“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给我们看，意若曰，“你

们看,这是什么话!现在居然有大学教员做这样的诗!提倡新文学!”他接着又向黑板上写着“胡适”两个字,告诉我们《蝴蝶》便是这个人做的。我记得我当时只感受到这位教师一个“不屑于”的神气,别的没有什么感觉,对于“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没有好感,亦没有恶感,不觉得这件事情好玩,亦不觉得可笑,倒是觉得“胡适”这个名字起得很新鲜罢了。这位教师慢慢又在黑板上写一点“旧文学”给我们看,先写晏几道的“梦后楼台高锁……”,再写元人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称赞这都是怎么好。当时我对这个“枯藤老树昏鸦”很觉得喜欢,而且把它念熟了,无事时便哼唱起来。我引这一段故事,并不是故意耽误时间,倒是想借这一件小事情发一点议论。我现在的意见是同那一位教师刚刚相反,我觉得那首《蝴蝶》并不坏,而“枯藤老树昏鸦”未必怎么好。更显明的说一句,《蝴蝶》算得一首新诗,而“枯藤老树”是旧诗的滥调而已。我以为新诗与旧诗的分别尚不在乎白话与不白话,虽然新诗所用的文字应该标明是白话的。旧诗有近乎白话的,然而不能因此就把这些旧诗引为新诗的同调。好比上面所引的那首元人小令,正同一般国画家的山水画一样,是模仿的,没有作者的个性,除了调子而外,我却是看不出好处来。同类的景物描写,在旧诗里尽有佳作,如什么“淡黄杨柳带栖鸦”,什么“古道无人行,秋风动禾黍”,又如有名的“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都很好,都不只有调子,里头都有性情。胡适之先生在《谈新诗》一文里,也称引了那首元人小令,说:“这是何等具体的写法!”其实像这样的诗正是抽象的写法,因为它只是调子而已。如果因为它近乎白话的原故,把它算做白话诗,算做新诗,则我们的新诗的前途很是黯淡,我们在旧诗面前简直抬不起头来。这个意思就这样简单说几句。我们还是来讲《尝试集》里

《蝴蝶》一诗。我觉得《蝴蝶》这首诗好，也是后来的事，我读着，很感受这诗里的内容，同作者别的诗不一样，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为什么这好像很飘忽的句子一点也不令我觉得飘忽，仿佛里头有一个很大的情感，这个情感又很质直。这回我为得要讲“现代文艺”这门功课的原故，从别处搬了十大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回来，在《建设理论集》里翻开第一篇《逼上梁山》来看，（这篇文章原来是《四十自述》的一章，以前我没有读过）作者关于《蝴蝶》有一段纪事，原来这首《蝴蝶》乃是文学革命这个大运动头上的一只小虫，难怪诗里有一种寂寞。我且把《逼上梁山》里面这一段文章抄引下来：

有一天，我坐在窗口吃我自做的午餐，窗下就是一大片长林乱草，远望着赫贞江。我忽然看见一对黄蝴蝶从树梢飞上来；一会儿，一只蝴蝶飞下去了；还有一只蝴蝶独自飞了一会，也慢慢的飞下去，去寻他的同伴去了，我心里颇有点感触，感触到一种寂寞的难受，所以我写了一首白话小诗，题目就叫做《朋友》（后来才改作《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种孤单的情绪，并不含有怨望我的朋友的意思。我回想起来，若没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讨论，若没有那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朋友切磋的乐趣，我自己的文学主张决不会经过那几层大变化，决不会渐渐结晶成一个有一系统的方案，决不会慢慢的寻出一条光明的大路来。……

这一段纪事，我觉得可以帮助我说明什么样才是新诗。我尝想，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诗的价值正因为它是散文的。新诗的内容则要是诗的，若同旧诗一样是散文的内容，徒徒用白话来写，名之曰新诗，反不成其为诗。什么叫做诗的内容，什么叫做散文的内容，我想以后随处发挥，现在就《蝴蝶》这一首新

诗来做例证，这诗里所含的情感，便不是旧诗里头所有的，作者因了蝴蝶飞，把他的诗的情绪触动起来了，在这一刻以前，他是没有料到他要写这一首诗的，等到他觉得他有一首诗要写，这首诗便不写亦已成功，因为这个诗的情绪已自己完成，这样便是我所谓诗的内容，新诗所装得下的正是这个内容。若旧诗则不然，旧诗不但装不下这个诗的内容，昔日的诗人也很少有人有这个诗的内容，他们做诗我想同我们写散文一样，是情生文，文生情的，他们写诗自然也有所触发，单把所触发的一点写出来未必能成为一首诗，他们的诗要写出来以后才成其为诗，所以旧诗的内容我称为散文的内容。像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便是旧诗里例外的作品，正因为这首诗是诗的内容。旧诗五七言绝句也多半是因一事一物的触发而起的情感，这个情感当下便成为完全的诗的，如“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又如“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大约都是，但这些感情都可以用散文来表现，可以铺开成一篇散文，不过不如绝句那样含蓄多致罢了。这个含蓄多致又正是散文的长处。古诗如陶渊明的诗又何尝不然，一首诗便是一篇散文，而诗又写得恰好，若一首新诗的杰作，决不能用散文来改作，虽然新诗并没有什么严格的诗的形式。这件事情未免有点古怪。我尝想，我们的新诗的前途很光明，但是偶然发现了这一线的光明，确乎是“尝试”出来的，虽然同胡适之先生当初用那两个字的意思有点不同。我又想，我们新文学的散文也有很光明的前途，旧诗的长处都可以在新散文里发展。这里头大概是很有一个道理，此刻只是顺便说及罢了。关于我所谓诗的内容在这里我还想补足一点，旧诗绝句有因一事的触发当下便成为诗的，这首诗的内容又正是新诗的内容，结果这首旧诗便失却它的真价值，因为这里容纳它不下，好像它应该是